

唐人說薈

一集之三

中朝故事

金鑿密記

杜陽雜編



07138

唐人說蕃目次

第三冊

中朝故事

金鑿密記

杜陽雜編 上中下卷



尉遲偓

韓偓

蘇鶚

唐人說蕃

目次第三冊

初集

中朝故事

唐尉遲偓撰

古有豢龍氏，長安有豢龍戶，觀水卽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於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納爲華州刺史，納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納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一小瓶子中倒於瓶內，乃二鯀魚也。納怒目曰：何以爲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鰓投水內，魚到水中相趨，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逡巡穴已數尺，濶，其人諮納曰：恐穴更廣，卽難制也。遂搦入瓶中，納方奇之，厚贈錢帛，携歸輦下。

中朝故事

初集

華清宮湯泉內，天寶中刻石爲坐，及作芙蓉，僕聞說到今猶在屋，木亦有全者。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名當時，左右皆傳唱之。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遨遊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臥之時，聞空中

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污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視
曰某婦人也出無歸望聖者閔念及五鼓免娠而殞殞
觀內道衆爲殯於墻外野田中矣亞以盞酒酌之是夜
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因爲汚觸道觀爲神
靈所殺從此北向十里有一僧院其間只有一僧年可
五十許此竒士也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
之當得再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
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一桑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
之殊不顧曰我卽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之事
乎亞復懇求之僧怒以拄杖驅擊亞甘其辱連日不去
且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旣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
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
亞其夕歸觀三更中聞戶外人語卽引妻來言本身已
敗壞此卽魂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宛如平生但惡
明處二三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自言年數已
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

李德裕有親知授舒州牧李曰到郡日天柱峯茶可惠
三四角其人輒獻數觔李却之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

數角投之贊皇閱而受之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服其廣識

贊皇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於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曰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憶及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也

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廳欲食次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秉餽飪食及數口椀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痺一夕而卒

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王氏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於上都巨富納錢三千貫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十撞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向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者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人寺

中朝故事終

中朝故事

三 初集

金鑾密記

唐 韓偓撰

昭宗召偓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賦武臣授東川節度制答佛詹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繳狀云臣才不邁羣器非拔俗待價既殊于櫝玉窮經有愧于簾金遭遇清時涵濡睿澤峩冠振珮已塵象闕之班舐筆和鉛更入金門之召擊鉢謝榘纂組非工撫已循涯以榮爲懼

昭宗在鳳翔宴侍臣捕池魚爲饌李茂貞曰本畜此魚

金鑾密記

一 初集

以候車駕又以巨杯勸帝酒帝不欲飲茂貞杯叩帝頤領坐皆憤其無禮

汴人列十餘棚攻岐城掘蝟蜒濠時城中大窘燒人糞煮人肉而食李茂貞不肯與梁和昭宗諭曰在內公主美人等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今已竭矣願速與梁和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武涉驛有勅所至處斬之尋有敕矜放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

晰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敕王怖而縊死
後祐于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
首去後曹王破家薄錄事得祐頭漆之題謝祐字以爲
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
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鸚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陛下二
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
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
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爲我占夢今乃應矣朕
金鑿密記

二 初集

欲立太子何者爲得仁傑曰陛下有賢子外有賢姪取
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
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卽降敕追廬陵立爲太子充
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
容人處賊自退散

姚南仲滑州苦於監軍使薛盈珍遣部將曹洽奏論盈
珍盈珍亦遣小使偕行洽自度不得盡言於上至滋水
驛夜半先殺小使乃自殺緘遺表於囊中以冀也

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枝葉交接宮中呼爲雌雄樹

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
銀葉坐子金銀錠子

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剔取防風得五合餘食
之口香七日

故例翰林當直學士每春晚人困則日賜成象殿茶

金鑾密記終

金鑾密記

三

初集

杜陽雜編卷上

唐 蘇鸞著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氣如車蓋以迎馬首及迴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徃徃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峩峩胡胡呼呼可奈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王胡虜破滅之兆也

黃衣土之

杜陽雜編

卷上

一 初集

色中五土之數義

峩者高盛之義也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

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吐番大潰上還宮闕圖功臣於凌烟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頓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

子儀身長六尺餘

九花虬即

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麟頭頸鬃鬣
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爲
九花虬亦有獅子
鬘皆其類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
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闕
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
上以爲超光趁影之匹也王子年捨遺記周穆王有
八駿號超光趁影逐日者自
是益加鍾愛旣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上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
文曰軟玉鞭卽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妍

杜陽雜編

卷上

二

初集

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
如繩雖以斧鑿鍛斫終不傷缺上嘆爲異物遂命聯蟬
繡爲囊碧玉絲爲鞞碧玉蠶絲卽永泰元年東海彌羅
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
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蓋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
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爲鞞表裏通
瑩如貫其鞞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爲琴瑟絃則鬼
神悲愁忪舞爲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爲弓絃則箭出五
百步上令藏之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闈其鞞不知所在

故水部賈嵩
員外所傳

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爲兒時常爲玄宗器之每坐於
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
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
於頸上上清珠卽開元初蜀賓國所貢蜀賓國在南海其珠光
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出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
搖動於其中及上卽位寶庫中徃徃有神光異氣掌庫
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
乃泣然流涕徧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

杜陽雜編

卷上

三

初集

令貯之於翠玉函置之於卧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
每虔祝之無不應驗

大歷中曰林國獻靈光豆龍角斂其國在海東北四萬
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臟六
腑亦謂之僊人鏡其國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起於某
臟腑卽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國
之菜豆其色殷紅而光芒數尺本國人亦呼爲詰多
珠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卽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稗之可
重一觔上啗一九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饑渴龍角

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于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爲二龍騰空東去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甌毘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卽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鷺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獻萬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於佛室以甌毘藉其地萬佛山彫沉檀珠

杜陽雜編

卷上

四

初集

玉以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瓣縷金玉水精爲幡蓋流蘇菴羅薺蔔等樹構百寶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勢若飛動前有行道僧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蒲牢銜之每擊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板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于巖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衆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嘆非人工及覩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

佛光卽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

千口而退。

傳之於僧惟籍

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爲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語於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竒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鎖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

杜陽雜編

卷上

五

初集

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于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蹶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里巷。酷裂彌月。猶在。蓋春之爲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官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冲天而去。當時議者。以竒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中設迎涼之

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落盛暑束之牕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廈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列名爲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

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事火林有不焚之

木治亦此類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眦睚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上惡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上以朝恩

杜陽雜編

卷上

六 初集

故遂特賜緣焉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因敘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爲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處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

不由綴便求紫

上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

紫衣而至令徽卽謝於殿前上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兒着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逐於嶺表及朝恩被誅天下無不快焉

代宗纂業之始，多以庶務託於鈞衡，而元載專政，益墮國典。若非良金重寶，趨赴左道，則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袞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少於分別。故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沓伯。由是京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而愚者賢。時崔祐甫素公直，與衆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爲鼠輩養資，豈神皇化耶？」由是益爲持權者所忌。至建中初，祐甫執政，人心方有所歸。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於私第，芸香草名也。出于闔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芸輝堂焉。而更構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木，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押，又絡以眞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卽綾綃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於帝王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

更有碧芙蓉香潔苗萑偉於常者載因暇口憑欄以觀
忽聞歌聲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
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
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既甚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卽祕
之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爲平虛軍卒人故得其
實載龍髯拂紫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爲柄刻紅
玉爲環鈕或風雨晦冥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
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爲聲雞犬牛馬
無不驚逸若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

杜陽雜編

卷上

八

初集

於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未嘗輒斷燒鷲肉燻之則焯
焯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
進焉載自云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僊

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鷲綠珠不能過也瑤
英之母趙娟本岐王之愛妾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
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
褥其褥出自勾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
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博之不盈
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量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

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

王子年拾遺記趙飛鸞體輕恐暴風帝爲築臺焉

公南亦作長歌褒美其畧曰

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迺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爲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頷之天下實實偵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爲梯媒及載死瑤英爲里人妻論者

杜陽雜編

卷上

九 初集

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

傳於進士賈遂

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每進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聞一善可錄未嘗不稱獎之百官對駁如稍稱旨無不擡眉聳聽朝退卽輒書其姓名於座側或有獎用多所稱職故卿大夫已下謂上聖英睿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尙賢進善皆此類也及上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深叶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爲之所無令爲兇逆也上倉皇之狀不暇聽從

更云朱泚

素鎮涇原頗得將士心今罷兵權居常怵懼及聞段秀

實之死上執公輔手曰姜公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略

矣廬杞朕擢自郡守坐於廟堂自陳百口之說何獨悞

我也

廬杞常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

上將欲幸奉天自携火精劍出內

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邪遂以劍斫檻

上鐵後視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

斬後貌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

明卽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

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爲採取若中國之

杜陽雜編

卷上

十

初集

君有道神鐵卽自流溢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
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磨之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
火光流起上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裨
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賞之其匣則火精劍匣
也近臣諫曰陛下奈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
今匈奴逆恣欲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士
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
爲寶豈以劍匣爲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初
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口逢林卽佳上曰豈可令朕

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隱林卽天寶末賈循之猶子也上因延於臥內

以採籌略之深淺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

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曰墜地臣以頭

戴曰上天上曰日卽朕也此來事莫非前定遂拜爲侍

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後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朱泚走涇原

而兵士纒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

杜陽雜編

卷上

十一 初集

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尉邪僞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

帝泚僞號漢田父曰天不長克地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

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

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

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

段司農劉海賓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

士聞者益懷異意翌日達涇州僞節度使田希鑒閉門

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爲心腹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

等逼而墜窰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

續可忍共殺耶旻曰誠爲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爲塗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讖以堅泚意及爲僞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出面謂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矣令言曰漢皇未弱於劉季休退語僞黃門侍郎蔣諫曰若度其才卽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奈官職喬琳雖受僞官而性好諧戲因語舊僚曰源公真所謂火迫鄼侯耳

杜陽雜編

卷上

十一 初集

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卽位多放棄之建中之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背紺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於庭外數百步官中多所憐愛常爲玉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夜則棲於金籠晝則飛翔於庭廡而俊鷹大鶻不敢近一日爲巨鵬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歔歔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爲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闈朱來鳥之光明矣

大歷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

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爲萬廻建中
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
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此水者泚
字涇水者
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泚與弟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
歲乙木也丑牛也是歲改貞元元年丙火寅虎也是歲
賊平故也

上切於時政而頗倚注於台衮之臣每命相密召學士
草詔及進本上輒多改注卽顧謂左右曰朕處渠等極
位復以美詞褒之所冀爲朕戮力同心以成大化旣用
崔祐甫爲相悉以國務委之而祐甫事無巨細悉皆陳

杜陽雜編

卷上

十三

初集

諫上曰朕與卿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剖奏無乃多
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公當及楊公南廬杞執政報
恩復仇紊亂綱紀朝野爲之戢手公南旣殺劉晏士庶
莫不冤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賜死崖州時人謂劉相公
冤報矣建中元年七月乙丑楊殺晏二年十月乙未貶
楊爲崖州司戶去州百里賜死實錄云七月庚
午晏已受誅使廻云
至乙丑下詔殺之

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止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
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託之
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爲

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卽濃筆抹之
至尾如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
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
詞獨孤綬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
嘆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
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綬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
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卽位悉令放
之於荆山之南而綬不斥受獻不傷放棄故賞其知去
就焉

杜陽雜編

卷上

十四

初集

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迴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麟
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備具其色照爛
有類琥珀於暗中揮之有如電光上雖不好寶偵祥瑞
及覽此鞭頗甚稱旨稱嘆遂置之於明珠匣其匣蓋飾
以明珠者也

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耳中有毛

引首可長一尺

相馬經云耳中有毛長一尺者日行千里

而進退緩急皆如

上或改謂之功臣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廐控
馬侍著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

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翼而去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開落碧蹄玉

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中書舍人韓翃詩也

八年吳明國洞冥記有吳明之瓏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

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挹婁沃沮皆出漢東夷傳其土宜五穀

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

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徃徃有之常望有黃氣如車

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

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

杜陽雜編 卷上 五 初集

異於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為少百疾不生鸞蜂蜜云

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為

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

三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螫人則生瘡以石

上菖蒲根傳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表裏

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

時而黑及沉痾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杜陽雜編卷中

唐 蘇鶚著

順宗皇帝卽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堅冰，變畫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鷺，其聲清亮，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鷄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於洪波之上，上下始不謂之實，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毒龍畏五色絲遣入龍

杜陽雜編

卷中

一

初集

池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偏體畧無濡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爲黑龍，入於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及賚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夏，赫日終不稍消嚙之。卽與中國者無異，變畫草有類芭蕉，可長二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如藏於百寶匣中，其上緘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爲樂，及退，謂鴻臚曰：

本國以變書爲異，今皇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矣。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眉娘生而眉絲如線，且長，故有此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後漢盧景祥景宣景

裕景融兄弟四人皆爲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

皇王之師，因號帝師。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

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仙，蓋以絲

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爲華蓋五重，其中

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外列執幢捧節

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濶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

杜陽雜編 卷中 二 初集

香膏傅之，則虬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於

宮中，每日但食胡麻飯三四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

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

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

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卽撒其蓋，惟有藕屨而

已，後人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是時羅浮處士

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爲世人傳

焉。

憲宗皇帝寬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與宰臣言政事

焉。

莫不嚴肅容貌是以進善出惡俗泰刑清而天下風化矣或延英入閣未嘗不以生民哀樂爲意或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則謂左右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剝膚搥髓強娛耳目其儉德憂人皆此類也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爲元帥及對於殿上曰僞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屈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

杜陽雜編

卷中

三

初集

元老以摧狂寇眞謂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用唯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太山欵段之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死效命泣下沾濡若不勝語上亦爲之動容

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廻云於海上泊洲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煙火遂乘月閑步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臺殿金戶銀闕其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著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見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

當旋去爲吾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函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置之還舟中廻顧舊路悉無踪跡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達京師卽具以事進上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及覽龜印歎異良久但不能諭其文爾因命緘以紫泥玉鐫致於帳內其上往往見五色光可長數尺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上因歎曰鳳芝龍木寧非此驗乎

杜陽雜編

卷中

四

初集

上好神仙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人宮禁以鍊石爲名時有處士伊祁玄解纘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纒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韉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若與人欸曲語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九英之室設紫菱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菱席色紫而類菱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烏弋山離國見班固西域傳上每日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樸未嘗閑人臣禮上因問曰

先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於海上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卽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爲上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莪葵始生六莖其上合爲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思子萬根藤一子而生萬根枝葉皆碧鈎連盤屈可蔭一畝其花鮮潔狀類芍藥而藥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朵之內不啻千

杜陽雜錄

卷中

五

初集

莖亦謂之絳心藤靈草旣成人莫得見玄解請上自采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二亡其圓名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玄解方坐於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也一虎玉也上驚而問曰何謂龍玉虎玉耶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爲龍所寶若投之水必虹蜺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巖谷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卽紫光迸逸而百獸懾服上異其言遂令試之各如其說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得一白獵者獲上因命取龍虎二玉以錦囊盛之於

內府立解將還東海，亟請於上。上未之許，過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綵繪華麗，間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立解觀之。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立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爲陛下遊。」以探物象，妍醜，卽踴體於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上追思歎恨，僅成羸疹，因號其山爲藏真島。每詰旦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旬日，青州奏云：立解乘黃牝馬過海矣。

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碧麥紫米。云其國在海

杜陽雜編

卷中

六

初集

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經合丘，禹臺之

山，合丘禹臺山見山海經

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

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衣服簪帔，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觀物，神錦衾，水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彩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蟻，游沫於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濶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日，卽跳入荷中，以成其

鬻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練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爲嬰兒綉。」梹曷能爲我被邪？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卽舒，水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卽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乃嘆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令以火逼之，湏臾如故。上益異之，翌日出示術士田元佐、李元戩焉。碧麥大於中華之麥粒，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久則可以御風。紫米有類苜蓿，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

杜陽雜編

卷中

七

初集

頰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不死。上因中元日薦於玄元皇帝，故當時道士有得食者。得於太清官道上朱環中。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紅，上每覩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卽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羅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開寶厨覩金錢玉

庫之內有蠕蠕將有化爲蝶者宮中方覺焉

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鷓鴣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楨置於腹內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爲飛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觀而悅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之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別進薄技稍娛至尊耳

杜陽雜編

卷中

八

初集

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技何試爲我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鷓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卽賜以雜綵銀碗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

徽宗皇帝寶歷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
其國有酒山紫海蓋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
經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爛熳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鱉砂
石草木無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及
盛夏上置於殿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
沃以爲嬉戲終不竭焉浮光裘卽海水染其色也以五
彩絲蹙成龍鳳各一千三百絡以九色真珠上衣之以
獵北苑爲朝日所照光彩動搖觀者眩目上亦不爲之
貴一日馳馬從禽忽值暴雨而浮光裘畧無沾潤上方
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杜陽雜編

卷中

九

初集

寶歷二年瀨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二曰輕鳳脩
眉夥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不汗體所食多荔枝榘
實金屑龍腦之類衣輶羅之衣戴輕金之冠表異國所
獻也輶羅衣無縫而成其紋巧織人未之識焉輕金冠
以金絲結之爲鸞鶴狀仍飾以五采細珠玲瓏相續可
高一尺秤之無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

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
於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
之全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
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上降曰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
胡本幽州人也孳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
弓絃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
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越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
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
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
爲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卽
位惡其大險傷神遂不復作

杜陽雜編

卷中

十

初集

文宗皇帝尙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
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
諂諂焉於是上每視朝後卽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
則必扼腕歔歔讀堯舜禹湯傳則歡呼歛衽謂左右曰
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邪每試進士及
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卷披覽吟誦

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侍茶酒飲饌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傳於水部賈嵩員外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之或登臨遊幸雖百戲駢羅未嘗爲樂往往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杜陽雜編

卷中

土

初集

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興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含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興詞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滿子調聲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卽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聲得爲宮人俄遂進白玉方響云本吳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言其犀槌卽響犀也方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架則雲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着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固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

清越聽者無不凄然上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阿翹
爲弟子焉

開成宮中有黃色蛇常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
彩照灼不可揄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而亡去
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
玦着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
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覲頷下有廢
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廢煬帝小字也上之
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頗梨連環繫於玉珣之前

杜陽雜編

卷中

三

初集

足其後更不復見焉

以龜能陷蛇也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擘之不裂者
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
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茵莖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
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
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

傳之涇州從事陳訥

王涯初爲大官名德聞望頗爲朝廷欽仰末年恃寵固
位爲士大夫譏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屢見知氣者以不
吉語告之而涯廣自引諭曾無休退之意及伏誅時人

謂王公禍至不省感矣

鄭注艱險左道熒惑人主爲天下側目鄭鎮鳳翔曰有草如茵生於紫金帶上注旣心有所圖乃喜謂芝瑞識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於土常也今生於金是反常也鄭氏之禍將至其不久矣注又常置藥篋藥化爲青蠅萬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不視事未踰月而誅焉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耽耽以餗宗黨復喜其文才宏麗由是延納之忽一日賓客大會有善相者在耽座中及餗退而相者謂曰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杜陽雜編

卷中

三

初集

位極人臣然當執政之時朝廷微變若當此際諸公宜早避焉耽領之以至動容及大和中餗秉鈞衡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十有三四耳

王洙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蹴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簷尉耳涯潦倒無鴈序之情大和九年秋洙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欵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日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洙伏法仇士良收王洙屍方在涯私第以爲族

人被執而腰斬之

舒守謙卽元輿之族也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以源流非遠而禮遇頗厚經歲處元輿舍未嘗一日間怠於車服飲饌元輿謂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曹命之無何末年以非過怒守謙至於朔日伏謁頓不相見由是日加譴責亦爲童僕輩白眼守謙旣不自安遂置書於門下辭往江南元輿亦不見問翌日辦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怙悵自失卽駐馬廻望泣涕漣如始達昭應忽聞元輿之禍釋然驚喜是時於宰相宅

杜陽雜編

卷中

十四

初集

收捕家口不問親疎並從誅戮

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定分焉

杜陽雜編卷下終

杜陽雜編卷下

唐 蘇鶚著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夫餘國夫餘國見漢東夷傳貢火玉三斗、及

松風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

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纊、才人常用煎澄明酒、

其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松風石

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

涼颯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於殿內、稍秋風颯颯、卽

令撤去、上好神仙術、遂起望仙臺、以崇朝禮、復修降真

杜陽雜編 卷下

初集

臺、春百寶屑以塗其地、瑤楹、金拱、銀檻、玉砌、晶熒、炫耀、

看之不定、內設玳瑁帳、火齊牀、焚龍火香、薦無憂酒、此

皆他國所獻也、亡其國名上每齋戒沐浴、召道士趙歸真、已

下、共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內生靈芝二株、皆如紅玉、又

渤海貢馬腦、橫紫瓷盆、馬腦橫方三尺、深色如茜、所製

工巧無比、用貯神仙之書、置之帳側、紫瓷盆量容斗斛、

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寸餘、舉之則若鴻毛、上嘉其

光潔、遂處於仙臺秘府、以和藥餌、後王才人擲玉環、誤

缺其半、菽上猶歎息久之、傳於濮州刺史楊坦

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隋煬帝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爲過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於洲島問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告洲人曰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蒂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語中華事則歷歷如在目

杜陽雜編

卷下

二

初集

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露之醕洲上有久視山山下有澄綠水其泉濶一百步亦謂之流絲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船舫又有良金池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

今刑部盧濤員外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魚皆四足

又有金蓮花洲人

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影煥爍與真金無異但其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其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又有強小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戲強

木不沉水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繼之終不能沒藏
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
如箭不旬日卽達于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年號則
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迨子孫皆疎屬也自隋大業
元年至貞元未殆二百年矣有二鳥大小類黃鸝每翔
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令授人語乃謂之傳信鳥本
出滄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數十年間遍遊
無定人莫知之惟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
通微相遇遂得其實歸真往往以藏幾之異備奏於上

杜陽雜編

卷下

三

初集

上令謁者賚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怖
卽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
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者至今江表道
流大傳其事焉

宣宗皇帝英明儉德器識高遠比在藩邸常爲諸王典
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南面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
惶恐慮左右有以此事告者遂奏文宗云上心疾文宗
召見熟視上貌以玉精如意撫背曰此真我家他日英
主豈曰心疾乎卽賜上御馬金帶仍令選良家子以納

二宅及卽位時人比漢文帝衣澣濯之衣饌不兼味
先是宮中每欲行幸卽先以龍腦鬱金藉其地自上垂
拱並不許焉凡與朝士從容未嘗一日不論文學而頗
注意於貢舉常於殿柱上題鄉貢進士字或大臣出鎮
卽賦詩賜之凡欲對公卿百寮必先嚴整容止更衣盥
手然後方出語及庶政則終日忘倦章奏有不欲左右
見者率皆焚熟倡優妓樂或彌日嬉戲上未嘗等閑破
顏縱賜與亦甚寡薄一日後宮有疾召醫人侍湯藥洎
平愈上袖出金數兩遺之醫者將謝遽止之曰勿使內
杜陽雜編

卷下

四 初集

官知言出於外更使諫官上疏也其儉靜率多此類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
錦云鍊水香麻以爲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間而
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
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
更有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紋彩尤異皆入水不濡
濕云有龍油魚油故也優者亦作女王國曲音調宛暢

傳於樂部

後漢東吳傳云海中有女王國視井
卽有孕又梁朝公子傳云女國有六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

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勅待詔顧師言爲對手。王子出
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
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製度，
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又產如楸玉
狀類楸木，琢之爲棋局，光潔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下
至三十有三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每汗手凝思，方
敢下着，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
臂已狀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
第三手也。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對曰：願見第一日。

杜陽雜編

卷下

五

初集

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
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呼曰：小國之一，不如大
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尙有顧師言三十三着鎮神頭
圖。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
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巖
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
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
一壺，纒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

命飲卽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漉漉而出麴
蘖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者俄而見
十數人儀貌無不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屈千里
有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內庭遇
之甚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叶於上意因問曰長生之
道可致乎集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
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
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之道孰愈於張果曰臣
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

杜陽雜編

卷下

六

初集

以試之集方休於所舍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
令老夫射覆盆乎中貴人皆不喻其言於時上召令使
至而集纒及玉堦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
先生早已知矣坐於御榻前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集
貌古布素者而纒髮絳唇年纒二八湏臾忽變成老嫗
鷄皮鮐背髮鬢皤然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
宮人之過促令謝告先生而容質却復如故上因語京
師無荳蔻荔枝俄頃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
潔如纒折下又嘗賜甘子集曰臣山下有味逾於此者

上曰朕無復得之遂取上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撤盤卽甘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上食之嘆其甘美無匹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卽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集初辭上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所出旣至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矣

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鷺雀鷹鷂

杜陽雜編

卷下

七

初集

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綠毛嘴爪悉紺其聲曰甘虫因謂之曰甘蟲時人畫圖鬻於市肆

懿宗皇帝器度沉厚形貌瓌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臥內上疾稍間妃異之具以事聞上曰無泄是言貴不見忘又嘗大雪盈尺上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振暈及上日鄆王卽位振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陸曲其詞曰海岳晏咸通及上垂拱而年

號咸通焉上仁孝之道出於天性鄭太后厭代而蔬素
悲咽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以至酸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賜錢五百萬貫
更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至於房櫳戶牖無不以珍異
飾之又以金銀爲井欄藥臼食槽水槽釜鑊盆甕之屬
仍鏤金爲依籬篋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楮
以金龜銀螯又琢五色玉爲器皿什物合百寶爲圓案
又賜金麥銀米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
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簾牙席龍鬬鳳褥連珠帳

杜陽雜編

卷下

八

初集

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
骨所爲也未知出自何國又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
被其枕以七寶合成爲鷓鴣之斑翡翠匣積毛羽飾之
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
絕比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又帶蠲忿
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
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也又有瑟瑟
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濶三丈長一
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

絲之貫真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溺。云以鮫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紋布巾卽手巾，潔白如雪，光軟特異，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不生垢膩。二物稱得之鬼谷國。火蠶綿云得之炎洲。絮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熳蒸之氣不可近。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工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傳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洎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有云玉兒卽潘妃小字。逮

以錦衣質酒於此中貴人共視之益歎其異上海賜御
饌湯物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靈消炙紅虬脯其酒
有凝露漿桂花醕其茶則有綠華紫英之號靈消炙一
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
但竹於盤中則健如虬紅絲高一尺以筋抑之無數分
撤則復其故其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
里中糠粃一日大會卑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
氣特盛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於南軒良久滿
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

杜陽雜編

卷下

十

初集

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韋氏諸家好爲葉子戲夜
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祇捧立堂中而光
明如晝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寶爲禳法乃以香蠟燭
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寶具以
事對其燭方二寸長尺餘上施五色文藝之竟夕不盡
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煙出其上卽成樓閣臺殿之
狀或云蠟中有蜃脂故也公主疾旣甚醫者欲難其藥
餌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檢內庫得紅蜜
數石本堯離國所貢也白猿脂數甕本南海所獻

山海經曰

南方有山，雖曰加藥餌，終無其驗。而公主薨，上哀痛之中，多白猿。雖曰加藥餌，終無其驗。而公主薨，上哀痛之。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曰：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之庭。家人爭取其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威儀。其衣服玩具悉與生人無異。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昇，刻木爲樓閣宮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綺繡絡以金銀瑟瑟爲帳幕者，亦各千數，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兵士鹵簿，率多加等。救紫泥及女道士爲

杜陽雜編

卷下

十一

初集

侍從引翼焚升霄降靈之香，擊歸天紫金之磬，繁華輝煥，殆二十餘里。上賜酒一百斛，餅餠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土庶罷業，奔看汗流相屬，惟恐居後。及靈車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泣。同日葬乳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詞理悲切，人多傳誦。是後上晨夕注心掛意，李可及進歎百年曲，聲詞哀怨，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十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彫成首飾，畫八百疋官絁，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每一舞而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

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鯁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
惑天子滅族無日矣可及恃寵亦無改作可及善轉喉
舌於天子前弄媚眼作頭腦連聲作詞唱新聲曲須臾
間變態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
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卽令送酒米以助汝
嘉禮可及歸至舍見一中使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
賜可及始以爲酒及封啟皆實以金寶上賜可及金麒麟
高數尺可及取官車載歸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
賜更用官車他曰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

杜陽雜編

卷下

七

初集

牛足後可及坐流嶺南其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
西門有先見之明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一爲講
座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研檀沉爲骨以漆塗之鏤金
銀爲龍鳳花木之形徧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
次設香盆四隅立金穎伽高三丈磴道欄檻無不悉具
前繡錦襜褕精巧奇絕冠於一時卽設萬人齋勅大德
僧撤首爲講論上卽修安國寺臺殿廊宇制度宏麗就
中三間華飾祕邃天下稱之爲最工人以夜繼日而成

之上親幸賞勞觀者如堵降誕日於宮中結綵爲寺賜
升朝官已下錦袍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
隊

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百人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百
官上疏諫有言憲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見死而無恨
也遂以金銀爲寶刹以珠玉爲寶帳香鼻仍用孔雀氍
毛飾其寶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爲飛簾花
檻瓦木階砌之類其上徧以金銀覆之鼻一刹則用夫
數百其寶帳香鼻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日爭麗又悉
杜陽雜編 卷下
三 初集
珊瑚瑪瑙珍珠瑟瑟綴爲幡幢計用雜珍寶不啻百斛
其剪綵爲幡爲傘約以萬隊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
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凡瞻禮僧徒道上御
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沾臆卽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
各有差仍京師耆老元和迎真體者悉賜銀椀錦綵長
安豪家竟飾車服駕肩彌路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無
不蔬素以待恩福時有軍卒斷左臂於佛前以手執之
一步一禮血流灑地至肘行膝步齧指截髮不可算數
又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鍊頂火發痛作卽掉其首呼

叫街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哭卧於道上頭頂焦爛舉止蒼迫凡見者無不大哂焉上迎佛骨入內道場卽設金花帳溫清牀龍鱗之席鳳衣之褥焚玉髓之香薦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初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甸於路傍疊土爲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飾之京城之內約及萬數是妖言香刹搖動有佛光慶雲現路衢說者迭相爲異又坊市豪家相爲無遮齋大會通衢間結綵爲樓閣臺殿或水銀以爲池金玉以爲樹競聚僧徒廣設佛像吹

杜陽雜錄

卷下

齒

初集

螺擊鉞燈燭相繼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脚呵唱於其間恣爲嬉戲又結錦繡爲小車輿以載歌舞如是充於輦之下而延壽里推爲繁華之最是歲秋七月天子晏駕

識者以爲物極爲妖

公主薨而上崩同昌之號明矣

僖宗皇帝卽位詔歸佛骨於法門其藻從威儀十無其一具體而已然京城者蓋士女爭爲送別相謂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見復在何時卽伏首於前嗚咽流涕所在香刹詔悉鏟除近甸百無一二焉

杜陽雜錄終



